

勁傳

薛舉 子仁果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闕稜 王雄誕 李子通 朱粲 林士宏 羅藝

梁師都 李子通 裴寂 劉文靜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宏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馬三寶 武士獲

屈突通 任瓌 邱和 子行恭 許紹 子增仁 國師 李襲志 姜暮 曹孫 皎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孝 逸等 襄邑王神符 長平王叔良 孫思訓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廬江王瑗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久 溫大雅 弟彥博 大有 陳叔達 竇威 兄子軌 軌弟琮 從子抗 抗子靜 誕

舊唐書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為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蠭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為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有宗羅喉者先聚黨為羣盜至是帥眾會之封為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為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蠭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為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有宗羅喉者先聚黨為羣盜至是帥眾會之封為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

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陳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眾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眾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為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暎為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鄯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為皇后母為皇太后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眾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

西李弘芝為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竝有其眾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畱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眾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偽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為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為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

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眾來援軍屯高墉縱兵虜掠至于幽岐之地太宗又率眾擊之軍次高墉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墉西南恃眾不設備為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為舉所敗外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陳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墉又遣仁杲進圍靈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竝禽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而外舉每破陳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眾偽諡舉

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外仁杲立於折墉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眾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為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墉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眾來降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

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喉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墪城仁杲窮感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眾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

署置官屬竝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眾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偏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迺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贊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眾復議放還之贊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禽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畱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尙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眾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

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鳩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脅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僻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柰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督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

之又屬年饑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徧又欲開倉給粟召眾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旣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眾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冝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尙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

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啟非人力秀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卽漢家寶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吳淠以江左之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眾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強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竝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眾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亾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

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亾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尙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蹙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畱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

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閣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饑餓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眾人皆發憤怨武周知眾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竝歿溝壑今倉內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

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龔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爲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眾萬餘人在易州界爲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眾四千人奔武周武周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眾兵鋒甚盛龔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眾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

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偪總管齊王元吉
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
將軍劉弘基沒于賊進取滄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
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
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
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尙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
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竝陷四
將俱沒敬德還滄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
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
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
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涪州頻戰皆敗又餽運不屬賊
眾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

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偪之金剛
尙有眾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陳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
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
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亾奔突厥金剛
復收其亾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
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亾將還上谷爲追騎所獲腰
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洩爲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亾凡
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
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
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
足爲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
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旣亾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

餘眾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偪君璋君璋亾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歿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恆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爲殷鑒今旣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掖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恆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爲險固突厥方強爲我脣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航開道往從之署爲將軍後謙爲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亾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眾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人自立爲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建元爲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爲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眾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眾三年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藝

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畱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爲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眾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亾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常在閣內金樹每督兵於閣下金樹將圍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閣內與諸義兒陽爲遊戲至日將夕

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於牀下迨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閣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外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爲媯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亾命從郝孝德爲羣盜後歸李密爲裨將密敗爲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爲騎將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亾歸質其父蓋而使世勸典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

公令將奇兵東西掩襲黑闥既徧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閒入敵中規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爲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禽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卽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恥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爲主吉其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邱園爲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眾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眾恩結於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眾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

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眾舉兵得百餘人襲破漳南縣具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竝爲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于陳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眾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眾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爲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眾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歿于陳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兗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勢益張五年正月

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尙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爲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歾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備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隄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陳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潰水又大至黑闥眾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歾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

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亾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立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立歾于陳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爲王師所蹙不得休息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眾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爲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東復定

徐圓朗者兗州人也隋末亾命爲羣盜據本郡縱兵略地自琅邪

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初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
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合葛國公盛彥師
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
應黑闥自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
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
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內百姓爭踰城降
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眾叛雖猛
何爲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
兵放還其眾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眾叛親離其亾也
宜哉武周始爲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爲突厥所殺苑
君璋及總餘眾別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
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爲麾下所殺馭眾之道謬哉
贇曰國無紀綱盜興艸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舊唐書卷五十五

舊唐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

闕後王雄誕

輔公祐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張善安

林士弘

羅藝

梁師都

劉季貞李子和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亾為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立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眾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眾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眾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眾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

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啟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卽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眾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爲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眾皆大悅卽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眾歸之拜爲車騎大將軍率眾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岳州兵眾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

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爲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臯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爲政且其爲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爲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於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僞諡其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爲晉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玄徹爲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將張鎮周王仁壽擊之不能克及聞隋滅鎮州因與甯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弘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

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東至三峽南盡交阯北拒漢川
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
爲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
破之赴水死者大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
其通開二州斬僞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
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僞
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爲亂事洩爲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
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閒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
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柰
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爲其麾下所殺銑
以繡爲尙書令繡恃勳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旣大臣相
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

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
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
明趣夏口道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
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逼其都
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畱宿衛兵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
兵竝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
之數日克其水城獲其舟船數千艘其交州總管邱和長史高士
廉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
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
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亂兵幸全眾庶諸人
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號令守陣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
率官屬總縷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辜也請無

殺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辜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爲辜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杜伏威齊州章邱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爲盜與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眾爲羣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爲主大業九年率眾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舍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眾爲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禽何不合以爲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

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雄雌海潮懼卽以其眾歸于伏威江都畱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歿有海陵賊帥趙破陳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陳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斬破陳而并其眾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陳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陳伏威因入稜陳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陳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

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貨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

於嶺東至于海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爲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尙書令留于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祐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給其眾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祐平孝恭收得公祐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輔公祐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爲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祐爲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祐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眾數萬以拒公祐兵鋒甚銳公祐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卻者斬公祐自領餘眾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陳而前公祐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祐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眾數千人公祐尋與伏威遣使歸

國拜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
愛狎公祐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
威潛忌之爲署其養子闞棱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
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
人左游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畱公祐
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祐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
祐爲變其後左游仙乃說公祐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祐奪其
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卽僞位自稱宋國
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
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
公祐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
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大破之紹宗

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祐懼而遁走欲就左游仙於會稽至武
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祐與伏威同起
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
兵馬唯闞棱王雄誕知名

闞棱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陌刀每一舉輒
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棱數有戰功署爲左將
軍伏威步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棱必殺之雖親
故無所舍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
越州都督及公祐僭號棱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陳方接棱脫
兜鍪謂賊眾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眾多棱舊之所部由是
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公祐之破棱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禽
公祐誣棱與已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棱家產在賊中者合從

原放孝恭乃皆籍沒棧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克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眾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眾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爲大將軍雄誕爲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爲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祐乘勝追之卻爲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祐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

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眾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滿山澤聞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禽子通於陳送于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聞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畱輔公祐

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祐將爲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邪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祐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爲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卽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爲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化及爲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

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爲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法興自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擣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卽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解體稱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棱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竝握強兵俱有窺覷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劬陳棱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棱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眾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

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虔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爲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爲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爲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眾奔海陵得眾二萬自稱將軍初字文化及以隋將軍陳棱爲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棱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

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聞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爲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己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棱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眾因僭卽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爲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眾萬餘來降子通拜尙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爲內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尙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祐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爲公祐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南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亾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于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杜伏

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
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
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辜賜宅一區公田五頃禮賜
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
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亾至藍田關爲
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
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爲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
聚結爲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軍渡淮
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
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眾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
冠軍建元爲昌達攻陷鄧州有眾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其藏

粟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資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劫掠爲
業於是百姓大餒死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
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國
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
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
顏愍楚因譴左遷竝在南陽粲悉引之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爲
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攜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
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
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
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豬肉確怒慢
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
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

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厥須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羣
盜師乞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
治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乞中矢而歿士弘代董其眾復
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歿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
萬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
戎爲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泊番禺
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以舟師循江而下
擊破豫章士弘尙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
往歸之士弘復振荊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
竝來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
刺史楊略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

亦以南昌來降拜爲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誘
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
弘歿部兵潰散戎爲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爲劫盜轉掠淮南有眾百餘
人會孟讓爲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八百人襲破廬江郡
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
擊士弘焚其郭郭而士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
國授洪州總管輔公祐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祐以爲西南
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陳大亮諭以禍
福荅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爲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
歿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
入其陳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

至乃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祐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祐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稍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頗爲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畱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爲亂乃宣言於眾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畱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

豈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眾眾人皆怨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竝歸附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暲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爲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弒逆竝不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眾歸之意已決矣有沮眾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

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眾軍至于幽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幽州太宗命吏部尙書長孫無忌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率眾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靈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

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閒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千人殺郡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卽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爲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眾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眾寡

不敵案甲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眾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尙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旣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亾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寶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

師劉仝成率眾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爲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略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閒離其君臣之計頻遣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偏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右驍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時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

都遞爲表裏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爲太子龍兒爲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眾漸散及義師起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爲盜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甚爲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真懼而來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滄州久而未決遂復親武周與之合勢及金剛敗季真亾奔高滿政尋爲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爲左翊衛犯臯徒榆林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眾二千

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爲質以自固始畢先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爲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靈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鄜國公時師都強暴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子和旣絕師都又伺突厥間豐遣使以間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陳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眾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殺舊以求

位定洎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祐竊兵為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之流涕子通修仁馭眾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信妖言而為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凶人皆至覆亾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凶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功宣後代諡曰神堯文武豈不臚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舊唐書卷五十六

舊唐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七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文靜子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疇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暉

張長遜

李安遠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疏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

宮副監高祖畱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延之宴語閒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怠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旣多大喜每日從太宗游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卽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爲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爲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灰亾若舉義兵必得天位眾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旣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襍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爲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爲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

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尙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畱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強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畱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荅寂請見曰桀紂之亾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爲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旣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尙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不可勝紀仍詔

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
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爲比武德二
年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
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爲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安
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
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
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
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
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
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爲援寂擊之復爲崇
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勳官爵亦
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

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
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
有貳心阜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
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
龜玉降及祖彌姍姍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爲天
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陳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
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
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爲趙王元景聘寂女
爲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
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
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
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冊司空賜實封五百戶遣尚書員

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
一千五百戶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
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
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絕
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
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
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
勳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糾繆官方弛
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埽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
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
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
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亾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
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
太宗大怒謂侍臣曰寂有死辜者四位爲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
密辜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辜二
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辜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辜四也
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於是徙交州竟流
靜州俄逢山羌爲亂或言反獠劫寂爲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
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
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子律師嗣尙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則
天時爲殿中監爲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周石州刺史
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襲父儀同三

司偉姿儀有器幹侷儻多權略隋末爲晉陽令遇裴寂爲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塗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眞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

者皆入此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沈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祖雅爲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衄以辜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爲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竝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歿士與文靜等協議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爲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

悉爲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眾
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
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
寂曰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
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
突厥之眾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以討
武周爲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僞作符敕出宮監庫物以供畱守資
用因募兵集眾及義兵將起副畱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
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
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
投急變之書詣畱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
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

看之政會不河與曰所告是副畱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
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
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
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
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竝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
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
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
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
大喜卽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匹高祖大
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
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
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眾通

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阼拜納言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爲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爲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誠之曰舉糧少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卽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爲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

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爲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爲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懸隔止以文靜爲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不思

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尙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尙書令秦王某尙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護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爲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戶高士廉字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戶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暉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六人各食三百戶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竝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爲晉陽鄉長高祖鎮太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貳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祿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竝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采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正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正正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襍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竝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以臯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別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爲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結構

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爲我輔因相解釋圖讖卽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術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進之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竝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勳勳兄前涇州刺史勳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歿初則天命河內王武懿宗案思禮之獄懿宗寬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爲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尙不之覺及眾人就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爲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

突厥和親令文恪至并州與齊王元吉誘至北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爲聲援及太原爲賊所陷文恪遂棄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爲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爲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爲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爲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觀覘動靜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禽高

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亾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錄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它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爲天下倡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爲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爲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暉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疋後人告師立白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驚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諭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

未報便遣使問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爲陳利害赤辭遂率其種落內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爲西戎都督後師立以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哀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刃氏常爲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之軍未至破刃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卹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諡曰肅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皇家隸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果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禽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爲苑游將

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臯配沒爲皇家隸人興從平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錠尋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坐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甲仗以勳減死久之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侯將軍永徽初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爲豪俠在隋爲驍果武

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卻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楫渡兵擊其餘眾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荊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

承宗開元初爲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爲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爲割利特勒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侯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歿敕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賄贈之禮突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侯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宮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爲之營護免後爲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爲黨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諡曰密十三年追封爲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為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啟舉義之謀為首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為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臯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橫之略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為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關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舊唐書卷五十七

舊唐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八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武士護

長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畱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

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爲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尙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縣人呂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尙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竝爲所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於賊中與儉同被拘執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尙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日豈不由不斷邪俄而懷恩脫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尙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守可謂王者不灰儉聞之懼懷

恩爲逆乃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豈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案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尙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緜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煙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眾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尙書後

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
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
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
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尋加
光祿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尙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
親賓縱酒爲樂未嘗以職務畱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
私羊爲御史所劾以舊恩免臯貶授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
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爲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
昭陵謚曰襄官爲立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
卷儉孫從心神龍中以子峻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峻先天
中爲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遠謀伏誅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
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
親委時羣盜竝起郡縣各募兵爲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
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間眾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
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
尋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
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
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
阼眞食千二百戶特賜以宮女每宿內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
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卽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
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誠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
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加臯遂於殿庭

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舉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爲見順德積然而醉論者以爲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竝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竝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爲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爲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劉弘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

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臥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生率眾陳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棄馬投壘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爲副西略地扶風有眾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禽甲士千餘人

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爲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瑤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爲殿隋將段達張志陳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塘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鬪矢盡爲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果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能進及

金剛遁弘基率騎邀之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秉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幽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眞食九百戶太宗卽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游除名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弘基爲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爲立碑諡曰襄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飢凍

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
亾徙關中父僧首隋祕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
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
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克西河太宗爲渭北
道元帥引爲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眾無適從令嶠招慰之
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
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
掾尋授吏部侍郎從擊薛舉爲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
劉文靜誠之曰賊眾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
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

破賊何乃以勅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我請
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墪爲舉所乘軍乃大敗嶠坐滅殄除名
後從平薛仁果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尙書
遷吏部尙書從太宗討平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
闥道病卒太宗親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
節貞觀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贈
民部尙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年又與長孫
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
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爲太
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
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爲

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爲太原畱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畱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旣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爲急變之書詣畱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宥曰所告是副畱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靜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別室旣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府建引爲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畱守太原政會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徧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爲賊所禽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尙書光祿

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太宗手敕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竝宜優厚贈民部尙書諡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尙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也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內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趨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卽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閒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旣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

以爲功徒然歿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己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爲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禽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竝先登陷陳授右光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銳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柰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禽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陳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

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與紹竝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埽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爲計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自爲計矣紹卽閒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眾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眾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畱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

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眾得兵七萬人公主令聞使以聞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它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劍四十八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勳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案諡法明德有功曰昭諡公主爲昭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爲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尙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

仍戮其厥公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果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陳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朝諡曰忠

武士護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爲太原畱守引爲行軍司鐙時盜賊蠡起士護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尙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護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護曰此竝唐

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畱守司兵田德平
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護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
王威高君雅等竝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護爲
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
起士護不與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
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
酬效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尙書進封
應國公又歷利州荊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尙書諡曰定
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
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護
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
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次兄士逸亦有

戰功武德初爲齊王府戶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爲劉
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
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
初爲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脫高祖蒲
州之急侍獵苑圍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臣矣順德佐命立功
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難不屈陷陳多克捷之勳殷嶠劉政會
柴嗣昌竝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廝養
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護首參起義例封功臣
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迹載窺它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
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勳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舊唐書卷五十八

舊唐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九

屈突通

子壽少子諱
諱子仲翔

任瓌

邱和

子行恭行
恭子神勳

許紹

孫力士力士子欽寂欽明
紹女子智仁少子圍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姜暮

子行本行本子簡簡子晞簡弟
柔遠柔遠子皎晦皎男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尚忠烈檢
身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為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
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
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
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
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灰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
朕之不明以至於此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

達等竟以滅歿論由是漸見委信擢爲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舍時通弟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蔥不逢屈突通爲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蠡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眾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鷓子聚眾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爲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眾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

郡南山築爲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合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旣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靜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眾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

案相王指高祖時為長子相王唐王也本傳
相王殿本著空池能博安汝為代王無代
正受曰時代王已為帝安得此謂對蕭水
唐新語載此事作以相王亦指唐王也

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
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立等率精騎與顯和追
之及於稠桑通結陳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
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眾曰京師
陷矣汝竝關西人欲何所去眾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
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禽通
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邪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
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
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
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
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
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竝在洛陽

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
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
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
久矣今此行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
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
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為第一尋
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
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
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
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忠
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
帛以卹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

饗太宗廟庭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詮官至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爲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門戶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

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蠶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眾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偏邵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眾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立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卽位改授穀州刺史史王世充數率眾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

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爲徐州行臺尙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邱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竝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爲變瓌不荅樞至則分配質子竝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旣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旣遣縣人殺賊質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卻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瓌

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妬悍無禮爲世所譏及輔公祐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爲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邱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爲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纂羅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大業

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爲亂逆於是選濱良太守以撫之黃門侍郎裴矩奏言邱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爲交趾太守旣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爲化及所弑鴻臚卿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諸國竝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真率百越之眾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內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卽授上柱國譚國公安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臥內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年

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諡曰襄賜東園祕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眾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眾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等竝是好人何因事奴爲主使天下號爲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眾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爲法司所劾除

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侯將軍高宗嗣位
歷遷右武侯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
二年卒年八十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賜溫明祕器陪葬昭陵行恭
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
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
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眾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
眾既而限以長隄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
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
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
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
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子神勣嗣聖元年爲左金吾將軍則
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
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鞠獄與周興來俊臣等
俱號爲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和少子行掩高宗
時爲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
俱爲楚州刺史元皇帝爲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
特相友愛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
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弒逆紹率郡人
大臨三日仍以郡遙屬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灃陽
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敕書曰昔在
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珍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
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
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

里吳質其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委以招慰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沂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子壻張立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禽普環收其船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竝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爲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

紹督兵以圖荆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隴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禽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立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祿卿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眾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

一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歿王事論者稱之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勳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為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紹少子圍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為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為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圍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諡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

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任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其雪讎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歿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眾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立嗣齋書召

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圯絕率眾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况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竝立誠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竝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竝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祐反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襲志弟襲譽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蠡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

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干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

陰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
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
兄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
以書有汗左授郢州刺史卒于禮部侍郎

姜暮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
郡公暮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暮深器之暮退謂
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錄唐公有霸王之度以
吾觀之必爲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
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暮部勒諸軍
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
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暮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
宜從事暮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錄以寧兆庶

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觀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暮
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
爲舉所敗徵暮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果拜暮秦州刺
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涼州
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
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
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行本貞
觀中爲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
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趨
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爲飛騎每
遊幸卽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
率眾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

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
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爲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
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蹙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
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
十段奴婢七十八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爲師未可動
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
大將軍郕國公諡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
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
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
衣奉御時立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立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
尋出爲潤州長史立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舍
敬坐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

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立宗又嘗與皎在殿庭
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立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
貞等潛謀逆亂立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
公實封四百戶立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
事乃下敕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
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爲輕草有
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
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爲量體靜
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由彭祖之
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常遊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
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卽登九五王必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
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

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鞠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固憚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爲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而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祇膺寶位又其翦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

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敕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竝以優閒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爲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爲祕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奏敕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卽王守一之

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下制曰祕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旣忘滿盈之誡又虧靜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茲舊勳免此殊死宐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旣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灰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爲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爲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立宗復思皎舊勳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尙書仍賜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立宗許尙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爲相當軸用事林甫卽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慶初尙新平

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名愈彰者何也荅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禽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眾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邱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眞主得爲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眾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稱襲志爲政襲譽訓子庶幾弘遠矣姜暮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克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冤亦冒寵自掇豈非無德而祿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妬妻無禮任親戚求財邱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舊唐書卷六十

列傳第十

宗室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子道彥
孝友

襄邑王神符子德懋
文曠

長平王叔良子孝協
思誨

襄武王琛王君廓附

廬江王瑗王君廓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義

淮陽王道玄

河間王孝恭子晦
弟城瓌
孝恭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斌
孝義
孝逸

孝斌
子思訓
叔良弟德良
幼良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

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爲行軍總管討之工部尙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悉隸焉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沒於賊後謀歸國爲武周所害高祖爲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諡曰壯無子以從兄詔子道立爲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爲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鄆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鄆縣

眾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爲副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高祖聞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爲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勳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于軍中旣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莘人

所敗寶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尙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陳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爲之廢朝贈司空諡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尙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尙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竝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竝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彥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故弊衣出人間乞食及采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爲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柏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喻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卽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旣至

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碛道彥不能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彥退保松州竟坐滅歿徙邊後起爲涼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尙書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爲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眾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眾守險且憑山爲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眾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

兵以守則有闕前機舍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眾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大破敬猷之眾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讒毀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遶免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滅灰配徒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

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眾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衛輿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竝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監臨川郡公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爲滕州別

駕尋被誅文暕子佺開元中爲宗正卿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祿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爲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瑛人僞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眾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沒于陳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嚴爲守備涇州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歿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諡曰肅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疏例降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贓賜死孝協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戶歷

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更加實封二百戶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參軍思誨子林甫別有傳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夢贈涼州都督德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太平公主伏誅改姓厲氏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變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長樂王時有人盜其馬者幼良獲盜而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盜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百餘人爲左右多侵

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卽位有告幼良陰養灰士交通境外恐謀
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案其事士及慮其爲
變遂縊殺之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
軍武德初追封蔚爲蔡王安爲西平王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
太常卿鄭元璫齋女伎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
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拜刑部侍
郎進爵爲王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
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馭眾寬簡夷夏安之三年夢子儉嗣後隨
例降爵爲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爲山南道
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
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實深請阬之孝恭曰不可
自此已東皆爲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
書檄所至相繼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
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爲王改信州爲夔州
使拜孝恭爲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
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荆
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
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弃之
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
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
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
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

宋上未言封蔚此蓋云推計
高祖是也若孝恭則對趙郡
公至此進爵之王位之定何

疑不敢輕進既內外阻絕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竝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

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奔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祏窮蹙奔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禽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眾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爲太宗所平謀臣猛將竝在麾下罕有別立勳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戶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

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爲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大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諡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爲譙國公歷蒲周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爲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

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踞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卽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尙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尙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爲酷吏所殺孝恭弟瑊武德中爲尙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瑊弟瓌義師克京城授瓌左光祿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爲王時突厥屢爲侵寇高祖使瓌齎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爲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侯將軍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存清靜深爲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

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卽位例降爵爲公時長史馬長命曾爲御史大夫素矜術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冲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尙書冲虚卒于尙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懦弱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爲盜勇力絕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歿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爲己功遂給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邪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

乎相與其泣瑗乃囚敦禮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以權宜應變先定眾心今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竝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卽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內外機務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眾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爲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從我取之立得富貴

禍福如是意欲何從眾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而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眾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眾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自及矣君廓禽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絕其屬籍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亾命爲羣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偏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眾歸國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

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爲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陳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眾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

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濫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陳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禽全軍盡沒惟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陳所向必克意嘗企慕所以每陳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爲淮陽王令主道玄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戶部尚書道宗

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裴寂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徧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眾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禽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眾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卻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悅服貞觀元年徵拜鴻

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
爲大同道行軍總管遇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
其部道宗引兵徧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
沙鈴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
部尙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邱道行軍大總管道宗
與吏部尙書侯君集爲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
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
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
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尙書改封江
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土馬如林欲使轍
迹周宇內遊觀無休息絕域采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邪勞萬
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

高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
削封邑十三年起爲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
部尙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
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
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立齡李靖之
下雖爲吏部尙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
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
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
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爲前鋒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
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
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旣職在前
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靖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陳左

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舍而不問道宗在陳損足太宗親爲其針賜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閒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戶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爲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恆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隴西王博又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竝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爲梁王湛爲蜀王洪爲鄭王澄洪竝無後博又卽

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尙書加特進博又有伎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梁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爲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事成亨二年夢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諡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疏屬致廬江爲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沈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祐入朝定君臣之分賣第爲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卽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爲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荅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

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贊曰疏屬盡封啟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

舊唐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十一

溫大雅

子無隱大雅弟彥博子振挺大雅弟大有

陳叔達

竇威

子憚兄子軌軌子奉節琮從子抗抗子衍靜靜子達誕誕子孝慈孝慈子希玠誕少子孝諱弟璉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

侯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嘉賞太宗卽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諡曰孝悌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彥博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末爲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其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爲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

爲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爲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卽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誼擾頗爲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

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爲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爲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旣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爲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十年遷尙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卽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

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閒逸致天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爲造堂焉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挺尙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大雅弟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尙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爲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尙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

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尙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措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

母遺乎因賜物三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尙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諡曰繆後贈戶部尙書改諡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弟竝尙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竝以軍功致仕

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閒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荅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與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

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諡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竝出臨送有文集十卷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子抗竝知名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鄼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眾千餘人迎謁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卻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

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
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
鄜國公三年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宐從事屬党項寇松
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
之眾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
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眾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
于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
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卽立斬之每
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
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
外嘗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
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

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後徵入
朝賜坐御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
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
詔下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尙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
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
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
及是歲行臺廢卽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元年徵授
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爲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僞軌
竝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案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
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嗣尙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
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
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

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爲
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
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
志立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通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
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
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
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
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
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
害士信遂帥眾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
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
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

徽五年重贈特進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
國公榮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
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
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
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
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
哭泣歲餘起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政竝以寬惠聞及漢王諒
作亂煬帝恐其爲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
不奏案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立感作亂
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立感抑爲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籙
可乘其便天之所啟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
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眾而忭曰此吾

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臥內命之舍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爲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侯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與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諡曰密子衍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內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尙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

以民物凋零不宜動眾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復從之太宗卽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閒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竝率眾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處其部眾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虺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亾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

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爲藩臣
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
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
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諡曰肅子遠遠尚太宗女遂安
公主襲爵信都男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爲朝請郎義盛
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從
太宗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太常卿高祖諸少子
荆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餘王所有國司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
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
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爲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
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
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覩尸祿而不退

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
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諡曰安子孝慈孝慈嗣官至
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尚書以恩澤
賜實封二百五十戶開元初爲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
孝諶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
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璉字
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歷禮
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果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璉
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璉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
路詔令還鎮璉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
璉宴之臥內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
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璉於宮中

舊唐書卷六十一
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
女爲鄴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尙書諡曰
安璉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璉
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爲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
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爲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
喪靜經略璉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
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褊竇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